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一代學人錢鍾書百歲冥誕紀念專輯

紀念專輯

紀念專輯

紀念專輯

紀念專輯

紀念專輯

紀念專輯

紀念專輯



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

□吳學昭

而對材料誣陷內容不予澄清，以致許多讀者信以為真，或半信半疑，或寧信其有，不信其無……總之，似是而非，廣為流傳。這也許正是「反動教授」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為右派，成為熱門話題的重要原因。

為澄清事實，避免誤導讀者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給曾刊出上述材料的《新文學史料》編輯部發去一份公函，指出：「材料中所列舉的全部所謂『問題』，錢鍾書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，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已一一調查清楚，做了結論。」認為此說「純屬空穴來風，查無實據。」錢先生本人也並非「一直蒙在鼓裡」。（引自《新文學史料》2004年第1期第205頁《新文學史料》編輯部說明。）

《新文學史料》編輯部應文學研究所要求，就刊出讀者來信的來龍去脈以及文學研究所的來函，於該刊2004年第1期上作了說明。客觀、透明，體現了該刊一貫的嚴謹作風，不象同樣刊出上述材料的許多報刊，只圖熱鬧，不問作任何澄清。

文學研究所的公函稱，錢鍾書「材料中所列舉的全部所謂『問題』，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已一一調查清楚，做了結論。」令人費解的是，全部『問題』既然早已查清，緣何於十年後的『文革』中，又重新作為罪證拋出？

楊先生稱黑材料為「背後扎來的一刀子」，防不勝防。她不明白，人要有良心，講良心，「怎麼可以無中生有，編造罪名陷害人，是昧良心的呀！」可能是黑材料為他們帶來太多傷害，事過多年談起還憤憤然。

我勸楊先生，「問題」既已查清，就別再多想。過去許多事情，都與極左思潮、寧左毋右有關，運動不怕過頭，上網惟恐不高；不重調查研究，不講實事求是，沒有無罪推定，缺乏反坐制約，致使有些居心不良者誣陷他人，肆無忌憚。……好在如今已有相當改進，至少不再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審判和解決思想政治問題，逐步健全法制，向法治社會方向努力。

我請楊先生「言歸正題」，談談他們在1957年反右前後的情況，我說您二位「大鳴大放」中不鳴不放，難道對後來的反擊右派有先見之明嗎？

楊先生答：「哪有什麼先見之明。錢鍾書和我都『脫離政治』，歷次運動都不積極。」

「解放前，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。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，仰洋人鼻息。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，也不願用外文創作，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。謠言傳說共產黨要『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』，憑常情可以否定，或只算我們『短命死矣』，不願離開父母之邦。這是實話實說。」

「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。我們既然只求『坐冷板凳』，端上『金銀飯碗』生活無憂，有書可讀，還要求什麼呢？」

「我們只是『不靠攏』，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。不愛開會，勉強應景。對一切運動存戒心。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，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。」

「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。經過三反、思想改造運動，直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，心上害怕。看了大字報，原來一點沒變。只要知道人性未改，我們就很稱心。」

「風和日暖，鳥語花香，原是自然的事，一經號召，我們就警惕了。上面一再號召鳴放，四面八方不斷動員催促，請客吃飯座談，鼓動鳴放。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，也有人是我心目中的政客。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致動我們鳴放；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，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。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，說話都正確。錢鍾書說：『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。』」

「我們從未參加過『大合唱』，鳴放也是『大合唱』，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。我們不參與『大合唱』，完全是自然的。」

「1957年春錢鍾書會到中南海，親耳聽到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，認為他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、宗派主義、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，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，沒想到首當其衝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，聽得惱了，不禁變臉了。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，聽到各種論說，才知道『引蛇出洞』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，使我們想起來都後怕，對『政治』更加悚然畏懼。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，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，逃過了厄運。」

我說：「不幸的是全國未能逃過此劫的知識分子有五十五萬之多，有些人並沒有任何右派言論，最後也被劃成了右派分子。」

楊先生說：「這我知道，我弟弟就是這樣的右派。運動中他對一位愛胡說的同事警告說，少胡說吧，已經快要劃你右派了。那人立即報告組織，後來此人無罪，我弟弟卻當了右派。他是眼科專家，要動手術的。右派罰作苦工，手指不靈活了。改正錯誤後只教書，不看病了。」

我告訴楊先生，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各單位落實右派政策之時，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回原單位申請改正錯誤，甚至親屬也下落不明，他們鮮活的生命，已在那場風暴和其後的磨難中化為煙雲！」

「唉……！」楊先生以一聲長嘆結束了我們的談話。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嘆息的沉重，意味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劉勰與錢鍾書：文學通論

——兼談錢鍾書理論的潛體系

□黃維樑

二十世紀新批評學派喜用的象徵（symbol）一詞，也與言外之意密切相關。涵義豐富、以少言多是文學語言的核心藝術，這正是言外之意的詩學價值。經濟學（economics）研究的是怎樣發揮最小資源的最大效能；文學語言之精美者，則能以最少的語言涵蘊最多的意義。就此而言，筆者可以這樣「打通」：這就是文學的經濟學。

劉勰重視比喻，與錢鍾書不相上下。二人筆下比喻紛紛、對仗紜紜、典故頻頻，更可作一專題論述。〔劉、錢二人筆下辭采斐然。其不同點為：劉較嚴肅而錢常見機智幽默。錢對談諧文字常感興趣。《錢鍾書散文》中的《小說識小》一文所引笑話提神醒腦，此處聊舉一二，以博此處拙文讀者諸君一粲，也可見東方西方心同笑同。《笑林廣記》謂南北二人均慣說謊，一次二人相遇，南人謂北人曰：「聞得貴處極冷，不知其冷如何？」北人曰：「北方冷時，道中小遺者需帶棒，隨潮隨凍，隨凍隨棒，不寒不熱。」南人謂北人曰：「南方熱時，有趕豬道行者，行稍遲，豬成燒烤，人化灰塵。」錢氏又引英詩人《羅傑士語錄》（Table Talk of Samuel Rogers, ed. by A. Doyce）第一百三十五頁記印度天然而人化灰塵之事（pulverised by a coup de soleil），略謂一印度人請客，驕陽如灼，主婦渴甚，中席忽化為焦炭一堆；主人司空見慣，聲色不動，呼侍者曰：「取箕帚來，將太太掃去（Sweep up the mistress）。」錢氏曰：較之《廣記》云云，似更談諧。〕《文心雕龍·比興》篇論比（即比喻）和興（相當於象徵），所說的「物雖胡越，合則肝膽」那樣的比喻，更與上述的「曲喻」相通。《毛詩序》言詩藝，早標舉賦比興三者；宋代陳騭在其《文則》宣稱：「文之作也，可無喻乎？」近人秦牧則謂比喻是文學語言這隻孔雀的彩屏。劉勰重視文采，錢鍾書認為佳作必「精於修辭」。中外同理：亞里士多德在《詩學》中為悲劇下定義，在強調其情感作用之際，即指出悲劇所用的是「裝飾」的語言（英譯本相關語句中連用embellished and artistic二詞）〔S. H. Butcher tr. (with Introduction by Francis Fergusson), Poetics (N. Y., Hill and Wang, 1961), p.61.〕。比喻是語言藝術的核心。亞里士多德在《修辭學》中指出，比喻是修辭的三大技巧之一；其他重視比喻的言論，如「詩是韻語與比喻（Poetry is meter and metaphor）」之說，學不勝學。正因為如此，大作家通常也是創造比喻的大家，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李白、蘇軾、余光中。文學中的比與興、秀與隱，相當於比喻與象徵，有如宗教倫理中儒家的仁、基督教的愛、佛教的慈悲，是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」的。

人類數千年歷史中，各種思想、宗教、文學、藝術，百家百花以至萬家萬花，多采多姿。愈是近代愈多樣多元，簡直千家爭鳴、眾聲喧嘩，心異理異者不能勝數。在《前赤壁賦》中蘇軾從變者和不變者兩個角度看宇宙人生，我們也可從異者和同者兩個角度看宇宙、人生、文學。劉勰和錢鍾書從異者也從同者看，而他們在「打通」之後，看到同心。劉勰之生也早，未接觸西方（佛教所說的西天仍在東方），但他在博觀圓覽之後，發現「文心」就是「道心」。他在《滅惑論》一文中說：「至道至極，理歸乎一；妙法真境，本固無二。」又說

：「故孔釋教殊而道契。」這是劉勰「打通」後發現的核心、圓心，也正是錢鍾書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」的那個核心、圓心。《談藝錄·序》在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」兩句之後是「南學北學，道術未裂」，我們也可以說「古學今學，道術未裂」。

英國詩人吉卜林（Rudyard Kipling）有「東方是東方，西方是西方，兩者永遠不會相遇」（East is East, and West is West,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）的「名言」；錢鍾書把它徹底顛覆了。

近日辭世的法國人類學者李維·史陀（Claude Lévi-Strauss; 1908-2009.10.30）在其1955年出版的名著《憂鬱的熱帶》（Tristes Tropiques）中，指出亞馬遜雨林印第安部落的不同部落，骨子裡有相同的深層結構；而原始部落的深層思想體系，跟文明的西方社會並無分別。〔“Claude Lévi-Strauss dies at 100”, The New York Times. http://www.nytimes.com/2009/11/04/world/europe/04levistrauss.〕加拿大文學理論家弗萊（Northrop Frye）在其1957年出版的名著《批評的剖析》（The Anatomy of Criticism）〔此書在1957年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。〕中，指出不同國家語言的文學中有很多普遍存在的各種原型（或譯為基型archetype）。史陀和弗萊之說也就是「心同理同」之意。二人的學說獲普世重視，影響深遠。錢鍾書的《談藝錄》在1948年出版（其伸延性鉅著《管錐編》則在1979年），錢鍾書視野之廣大，大概超過史陀和弗萊二人。中華學者中仰錢、迷錢者眾，其「東海西海，心同理同」說深得張隆溪等的認同，〔張隆溪在其《同工異曲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6）的《序》中，說此書「強調東西方文化和文學在各方面的契合與類同，而不是專注於極端的區別或根本的差異」，見頁3；張氏又說「本書中有很多想法，都是受錢鍾書先生著作典範的啓迪」，見頁5。在向錢看者、在錢迷中有林耀椿，《錢鍾書與書的世界》（台北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）一書，顯示其景仰錢氏之甚；書中《錢鍾書在台灣》一文，通過多方探索，記述了錢氏生平中少為人知的一個學術活動。〕錢學且已建立起來，但可惜的是其學說尚未有國際性地位。心理攸同，中西大同；人類應有民胞物與的心情，應盡量消弭爭端，促進和諧。錢鍾書中西打通後的發現，應該使他獲得全球最高聲譽的和平獎。當然，中西文化的異同是個極大的議題，涉及諸種學科諸多角度既深且廣的研探，議論紛紛是必然的。筆者絕無才學獨力作全面的研討與判斷，對此所能說的只是比管更狹窄、比錢更尖小的一得之淺見而已，只是震服於錢鍾書的海量式論據進而折服於他之高見而已，只是憑數十年的閱讀、觀察、體會認為東海西海事物物的基本性質或核心價值相同而已。

六、結語：「潛」體系或「錢」體系；龍學和錢學

本文對劉、錢兩人文學見解的介紹與比較，並不完整，甚至連體系中的（四）和（五）兩大項都未觸及；就此而言，本文是篇尚未完成的論文。即使如此，我們已發現劉、錢通論文學，慮周思精，多有心同理同處。一古一今二人都是文論大師。劉勰在中國文論史上，享

譽最隆；可以和他相提並論的，大概只有錢鍾書。劉勰其生也早，歷史與地域視野遠不及錢鍾書廣闊，學科知識也不及錢氏豐富多元，所以《文心雕龍》的廣度不及錢氏，對很多議題的析論也不及錢氏深入細緻。不過，高明而中庸的種種見解，使劉勰前無古人，後少來者；《文心雕龍》還勝在有明顯的體系。錢鍾書自有其「隱」體系，這需要錢鍾書的學者努力把錢氏著述內容加以分析、分類、整理後建構成的體系，也可以是參照上述「情采通變」「文心雕龍」架構而成的體系（我初步的看法是：《管錐編》和《談藝錄》的基本思想和寫作方式是一脈相承的）。其實，在1933年發表的《中國文學小史序論》中，正如筆者上面所說，錢氏已建立了一個體系。該文一論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體制；二論文章體制；三論體制與品類——體制定文學的得失，品類辨其尊卑；四論文學史之區別時期；五論文學與時代精神之表現；六論文學之價值端在其「行文之美」、「立言之妙」；七論文學狹義說之不當；八論虛實真偽之分辨與文學之評價；九論由行文語體風雅俗之理，十論文學佳作應有之功用，文末附論兼及八股文之理由。錢氏在1945年發表的講稿《談中國詩》，是一篇中西詩歌比較的論文，層次井然地指出：

（一）西方先有史詩，中國不然，先有抒情詩。

（二）與西洋詩相比，中國的詩短小，「中國詩是文藝欣賞裡的閃電戰，中國詩人只能算是櫻桃核跟兩寸象牙方塊的雕刻者」（錢氏以詩為論，在論文中常用比喻，這裡提供了例證）；詩短，所以詩貴有「悠遠的意味」。

（三）「中國詩用疑問語氣做結束的，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詩來得多。」

（四）新式西洋標點往往不適合中國的舊詩詞，因為詩意往往包含「渾沌含融的心理格式（Gestalt）」。

（五）「西洋讀者覺得中國詩筆力輕淡、詞氣安和。」「西洋詩的音調像樂隊合奏（orchestral），而中國詩的音調比較單薄，只像吹着簫管。」

（六）「中國詩跟西洋詩在內容上無甚差異；中國社交詩（Vers d'occasion）特別多，宗教詩幾乎沒有，如是而已。」「中國詩並沒有特別別『中國』的地方。」錢氏繼續指出：

每逢這類人講到中國文藝或思想的特色等等，我們不可輕信，好比我們不上「本十大特色」那種商品廣告的當一樣。中國詩裡有所謂「西洋的」品質，西洋詩理，也有所謂「中國的」成分。〔錢鍾書，《錢鍾書散文》，頁532-539。〕

在這裡，錢鍾書再一次表明他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」的思想。劉勰與錢鍾書學博思精，文心共通，且通於東海西海，其論點儘管有歧異之處（如上面論及的「為情造文」），基本上可構成大同詩學（Common Poetics）；錢氏有異於劉書的，主要是所謂「缺乏」體系。筆者在上面指出，錢氏的一些論文，已呈現了體系，而他「不成體系」的「隱」體系則可以轉變成為「理格高」的「顯」體系。明顯可見、網張目舉的體系，便於閱讀、認識，且予人自成一家、自成格局的感覺。錢鍾書的「隱」體系也許應稱為「潛」體系，或者「錢」體系。鍾錢鍾書者不斷研究，嘗試建構其宏大的文論體系，從「潛」到「顯」，而錢學更是顯學了。龍學與錢學，併為當世顯學。

（六，全文完）